

张月红解读最后一个问题：谈未来——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 （Part 4）

编者按

LP 主编在本文开篇时的引言：“无论技术多么创新，期刊始终是科学家们的家，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手牵手，从今天走到明天！”

No matter how innovative the technology, journals remain a place where researchers can walk hand in hand from today to tomorrow.

这段引言也正出自我在最后一个问题要终结时的一句对期刊的感情表达！

今天终于完成了第 5 个问题“谈未来（THE FUTURE）”的解译，松了一口气……

最后要感谢 BDM 公众号勤奋的小编刘博士；BDM 的快手编辑，聪明的缪博士。她俩白天忙业务，晚上为本文 4 个部分编排飞快，校对精准，在此至诚致谢！

前文回顾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读 | 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1）

张月红解读问题 2：学术出版业抗拒变革吗？——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2）

张月红解读问题 3-4：出版市场与学会期刊——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 （Part 3）

原文链接（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Learned Publishing, First published: 12 October 2022

<https://doi.org/10.1002/leap.149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leap.1495>

THE FUTURE 谈未来

原文：5-Thinking of the next 50 years, if you could time-travel, what do you think publish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ies will look like in 2072?

想想未来 50 年，如果让你能穿越时空，你认为 2072 年的出版业，与学术出版专业者学会组织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对第 5 个问题的回答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

作为曾经的历史学家，我想强调连续性，以及很多的变化，来回应《学术出版》提出的一系列非常刺激的问题。展望未来，我的观点很简单，如果学术性学会的出版商仍然在为他们的成员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且其效用必须包含强大的“社区品质”元素，那么他们就会生存和繁荣。但是我仍然认为，自然科学 STEM 专业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人文社科 AHSS 的队伍则可能会不断萎缩，我担心这种趋势将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两者的互补。我疑虑(当然也希望)人文社科 AHSS 的学术出版仍会长期发布经过编辑和策划的内容，这是因为不久前，自然学科 STEM 的“表亲”们已经把出版的注意力转向了与科学本身不同的研究工作流程了，这个过程相对于科学内容的发布来说就微不足道了（当然这里所述并非指我们的学科作者……）。

2)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

我认为机器，特别是强大的深度学习模式，将对研究发表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这不仅改变了学会，而且改变了所有的科学出版格局。我们将越来越需要知道如何信任机器生成、机器审查和机器驱动的研究。或许，学会作为一种 Trustmark，与机器及其在研究出版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相抗衡。

3)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书《期刊出版手册》(The Handbook of Journal Publishing)中预测了学术交流的未来，当时只是预测了一位学者到 2060 年会如何工作，考虑到变化速度会比预期的要慢，今天也可以作为 2072 年的预想。当时我们设想：

[这位学者]正对着她的平装书大小的“脑盒”(BrainBox™)说话[听起来很像 Alexa]:“关于逆向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的研究快五年了,都做了些什么?”

一个声音回应道:“有 39 篇文章,10 个数据集,50 个通信流。您希望看到什么?”

这位学者说:“告诉我前 5 篇文章的细节?”[我们没有提到“顶部”应该如何测量.....]

屏幕上显示着书目文献的详细信息,加上 5 篇文章的下载和引用的数量。

[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文章是否经过同行评审?]

这位学者此时选择了第 3 篇,然后显示器显示内容变成了文章的章节标题。然后她说“摘要”,然后是“结论”、“方法”。她又决定要看数据,并且马上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用于搜索和操作的工具包,以及作者的庞大数据集。然后她又说想看别人对这篇文章的研究评论,所以她说“跟进”,接着在一个视频讨论在线位置,她自己发布了一段简短的公开视频,并记录了一些个人笔记;此时之前的一位评论员来到她身边,他们开始了一个有趣的讨论.....

以上是我们当时在书中对未来的学术场景的预测描述。

今天,当我为撰写此文与从事医学研究的朋友谈话时,我很高兴听到我的朋友最看重的是,他在期刊发表文章中经过了“同行评审”。当然,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虽然读者知道同行评议的作用和重要性,但令我沮丧的是,作者在期刊上发文所看到的唯一增值是同行评议!而除了同行评议外,出版编辑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编校“麻烦”;也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把最初的稿件变成更有用的文本。这些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编辑,更是为了读者清楚地理解表达的内容(如果作者非母语写作,这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要在纠正/标准化的语言风格方面做得更多(我们诚实地说,真是这样)。另外出版编辑也有自己的工具来检测同行审稿人可能无法发现的问题,如文本抄袭或篡改插图等。

除此之外,为了使文章能够与互联网奇妙的信息网络全文链接,非文本材料也必须嵌入标记,引用文献也必须经过验证(惊人的数量你无法想象,同时还包括无数错误的查验)和链接(通过 DOI 系统)。

然而,参考文献是否一定要按照杂志偏爱的格式进行标准化,如这位医生作者就对这份“额外”的工作很恼火!出版编辑是否可以轻易停止这份一直坚持的工作呢?

在一个完美的电子世界里,链接要一直有效,这也要求在发布后定期检查,因为有些文本的目的地可能已经失效或改变,这在网站上经常发生,但我不确定有多少出版商在期刊上做这样的检测?(你也会发现开放档案的第一人 Stevan Harnad 博士自己的一些早期免费文章的链接,有很多也失效了!)所以为了让文章可从其他地方找到,它需要在正确的数据库用适当的“链钩”(比如 DOI)。也许在未来,这些任务的一部分或全部可能自动化解决,但不是现在,出版商正在做这些事情,但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从这位医学学者的讨论中学到了未来的要求:

- 出版编辑应该将时间(和金钱)花在必要的文本编辑业务中;
- 出版编辑应该通过停止坚持标准的“期刊风格”来拯救作者(和他们自己)的时间,特别是对于参考文献的格式标准化;
- 最重要的是,出版商需要找到方法,让最基本的但又是无形的任务,如让文章可以与学术网站链接变得可见,这样我们就不会冒险成为随洗澡水一起被倒掉的那个婴儿了。

4)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

我非常希望科学的(和其他)记录将会安然无恙,并以我们现在和还没有想象到的所有方式积极地发展。我还希望学会组织通过与各自学术社团的接触保持下去,并在为学术社区所有人的利益与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5) Pippa Smart 皮帕·斯玛特:

在我作为 LP 总编辑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未来越来越难预测,或许我的有些观点有点风险,而且还有点固执。大约 15 年前,我设想未来所有的文章都

可以免费发表，然后学术期刊从中选择“最好的”文章编录，进而提供访问分层：即一切免费，但可以选择付费以获取最好或相关度最高的文章，当然我不是唯一有这个想法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已经成为现实，如最近预印本快速增长。然而，开放获取对期刊的压力也挑战了我对增值“过滤”的设想，即值得(消费者)购买的价值。但总的来说(鉴于这是我最后一篇社论，我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我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从传统上一直存在的两极分化来看未来，即国家贫富的差异，学科不同的差异等现象都会延续。在订阅服务的世界里，富人才能接触到“好东西”；而另一个新世界，任何人可以阅读任何东西(如果他们大量的时间)；但得到更好支持的国家/机构会花钱请人帮他们过滤内容。我不认为 APC 模式将能继续存在，因为它固有地偏向更富裕的学科和国家，而对资金短缺的研究人员的支持将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不知道推动期刊开放获取的努力是否能继续下去，因为在我的水晶球里，我仍然把 Journal 看作是过滤器，用于发布经过“验证”的有用内容，应该恢复订阅访问模式(或许通过不同的命名)。就如我之前对学会期刊的评论，通过提供对特定内容的访问特权，它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会员资格。

6) Anthony Watkinson 安东尼·沃特金森:

我认为早期职业研究者 (ECRs,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应该是研究界的未来，他们对学术出版的看法应该可以看做是可能的未来。他们会把开放、分享和透明等词语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些词语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观点。他们认为出版商正在推动 OA 的发展，但正式学术交流的“传统”模式(即期刊文章)仍然被他们视为核心的模式(并可能会继续如此)。尽管这些 ECR 并不认为同行评议是完美的，但对于如何做好这一点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做什么样的改革是最合适的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很少提到学术学会，这或许让人担心这些受人尊敬的学术机构的未来。他们讨厌 APC，但当他们获得了研究资金或学校的奖学金，他们会发布 OA 文章。试问这些会改变未来的行业出版模式吗？若绿色 OA 或自动存档不能在学术圈产生学术共鸣的话，还会继续向前吗？尽管他们抱怨一些高利润的商业出版商，并试图对比学术学会出版的(好处)和商业出版公司的(坏处)，但至今也未能奏出一曲和弦的共鸣。所以未来 50 年出版业的走向在何方？我真的不好推测。

7) Helen (YH) Zhang 张月红:

技术变革和数字革命让今天的出版景观的确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对所有这个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试图想象 50 年后的出版业格局是困难的。以人工智能 AI 为例，有人预测 AI 会根

据作者的参考文献来撰写学术论文，你相信吗？要我说今天的科技已经非常的先进，你也不会相信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考虑学术出版的本质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重视学术质量仍然是学术出版永恒的主题，也是学术社团和期刊生存的基石。所以，我预测 ALPSP 和 LP 在 50 年后还会存在，部分原因是当下的研究文化需要学会和期刊来支持它的“快速产出”；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如好奇心、质疑性、正直感、证据癖等使他们的研究生活没有“日程表” (<https://www.americanscientist.org/article/scientists-reflect-about-ethics-and-trust>)。的确，科学家真的只是想了解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去探索未知的边界，所以他们有了成果就需要发表，与同行交流。

总之，无论技术多么创新，学术团体和期刊始终是科学家们的家，他们可以在这里交流思想，手牵手，从今天走到明天！简言之：科学需要我们。

当然 50 年后，ALPSP 和 Learned Publishing 还会在这里。有人说，没有人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出版业也必须不断地冒险进入未知的领域。然而，生存的价值是一个人不断学习和为之奋斗的信念。最近，我发现了美国学术出版协会（SSP）发布了 2022 年 SSP 的核心价值观，即“社区性 Community；包容性 Inclusivity；适应性 Adaptability；要诚信 Integrity”，让我眼前一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景案例，分享在这里，或许预示了出版的未来。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blishing: Observations to celebrate ALPSP's 50th year

Pippa Smart 



Pippa Smart

Editor in Chief Learned Publishing, UK
ORCID: [0000-0002-5528-4704](https://orcid.org/0000-0002-5528-4704)
E-mail: editor@alpsp.org

No matter how innovative the technology, journals remain a place where researchers can walk hand in hand from today to tomorrow.